

中文大學不是我的母校，我偶爾會到中大探望朋友，或者專程到這裡拍攝在此間生活的翠鳥，但對中大的認識，只能用一鱗半爪來形容。

去年十一月，因緣際會，我跟朋友去了看新亞書院六十周年的紀念話劇《珍重星光》。劇中講述一群新亞學生為擦鞋街童開辦夜學的故事，當中夾雜不同年代新亞畢業生的愛情和成長經歷，細訴香港人不會陌生的六四和移民情懷。他們在星光下相聚，還提及獅子座的流星雨！

每一個歷史悠久的社群，都有其文化和精神面貌。我沒有在新亞書院讀過書，對於新亞精神，只能意會，其中創院院長錢穆先生親撰的兩句歌詞，深深觸動了我：「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我可以想像，多少年來，這兩句話如何提醒了一代一代的大學生，讀萬卷書，所為何事？讀大學是爲了高薪厚職嗎？還是明知前路艱險依然奮進，明知物質困乏卻仍然多情？大學教育縱已普及，但大學生應該關心國事天下事，大學生應該有不畏強權、遇難不退和敢爲天下先的情懷！

一直以來，我都會把自己發現的小行星，以我敬重的人物命名。例如在二次大戰中在立陶宛拯救了幾千名猶太人的日本外交官杉原千畝先生(小行星編號 25893)；防疫先驅高耀潔醫生(38980)；一生貢獻教育的胡鴻烈博士(34778)和鍾期榮博士(34779)；香港 2003 年沙士被《時代周刊》稱爲「亞洲英雄」的沈祖堯醫生(88879)。看完《珍重星光》，我興起了將一顆小行星命名爲「中文大學」的念頭。

當我跟中大校方商議命名的名字時(國際小行星聯盟對命名有不少規限，不過，這是另一個故事了)，最終決定用中大校訓「博文約禮」，提名時，中大在遞交的五十字 citation 中如此解說：

(88878) Bowenyueli = 2001SQ266

The motto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s *Bowenyueli*, which means “Through learning and temperance to virtue”. These words of Confucius have long been considered a principal precept of his teaching. The University lays equal emphasis on the intellectual and moral aspects of education.

提名遞交了幾個月，到今年六月，國際小行星聯盟宣佈了小行星「博文約禮」(88878 Bowenyueli) 的誕生。想到天空上有一顆肉眼看不到的那顆名爲「博文約禮」的小行星，跟多少年代的中大人的堅持，天上人間，互相輝映。中大師生對真理的追求，令身爲港人的我感到自豪，僅以這顆小行星，獻給中大，盼望每一代的中大生，都能領略和追求「博文約禮」的境界，共勉之！